琴台客聚 潘國森

「港區國安法」不能學美！

現時香港有不少中學生已經被「政教法學媒」五股惡勢力洗腦，跑去參加「恐怖襲擊式」的破壞活動。「治港港人」團隊中又有人玩忽職守、消極抗拒，令到特區政府高層和警隊只能夠有限度「止暴」，而未能徹底「制亂」。立了「港區國安法」，我們才有嚴懲巨惡、拯救受愚從犯小娃娃的法理依據，可以重組架構、重整隊形，最終成功平定連場「顏色革命」。

曾有支持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傳媒人質疑「逢中必反」的同業：「汝等既以美國萬事俱佳，倒不如香港的『港區國安法』、反顛覆法全部照抄美國，豈不省事？」可惜「美式國安法」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美國現行國安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在二次大戰後施行，名不副實之至，此法案其實是為了侵略外國而設！法案除了重組國防部之外，還建立了3個機關，即：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和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這3個機關完全沒有處理美國國內的「國家安全」。

「國安會」是在全世界尋找作戰目標，可說是「殲敵於門外」。「參聯會」是制訂侵略外國的方略。「中情局」幹過啥事？起碼有：非法竊聽、侵犯人權、販毒、暗殺國內外政敵、操控民意、瞞騙國會、濫用私刑、屠殺非軍事人員的平民等等，罄竹難書！

為什麼美國的「國安法」與「國家安全」無關？

筆者相信是為了二戰之後美國太過強大，沒有什麼敵人可言。日本也只曾偷襲珍珠港，離北美洲大陸還遠呢！

美國真正管國內安全的部門要到了「911恐襲」之後才成立，叫「本土安全委員會」（Homeland Security Council）。主要工作是「反恐怖主義」，怎樣反法？抓到疑似「恐怖分子」的話，二話不說、無須審訊，關進美國強佔古巴國土而建立的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實行嚴刑迫供。既涉及「國家本土安全」，疑似恐怖分子的疑犯權利、戰俘權利都要讓位靠邊站了！

畢竟中美國情不同，「國家安全」的概念，同名而異解。美國自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來，做慣了「地球一哥」，不容許任何國家追上。中國人的政治哲學則不求稱霸，歷史上的春秋五霸也只是當個「國際盟主」，維持故有「國際秩序」。近年中國政府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想和目標，香港不需要美式「國家安全法」，中國只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

今回「港區國安法」立法的討論，已有中國官方的詳細解說，既經過主政人深思熟慮與長期部署，自然事在必行，沒有香港反對派、「港獨」和外國勢力討價還價的餘地。潘某人這就講些恐怕是「只此一家」的另類意見，無謂重複各方高明君子早已發表過的重點了。

（我看港版國安法・下）

思旋天地 思旋

「地攤經濟」解民困

時光流轉，庚子年廿四節氣已過了上月20日「小滿」，以農立國的中國，農民在「小滿」節氣到來之際，充滿了對夏收的期望，因為在禾稻上見一粒粒滿滿的果實。其實，從「小滿」這字面上看來，只是「小滿」尚未完全成熟「大滿」。

中國有句金句：「水滿則溢，月滿則虧；自滿則敗，自矜則愚。」自古以來可以作人們修身奮鬥的座右銘。就以孔子思想核心之「中庸」，是為人最好的原則精神，而「小滿」則是修身的核心，無論國家治國方針抑或個人修養行為以此作準則。

國家主席習近平治國精神常掛在口中的金句是：「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一切人民至上、人民生命至上！從人民中汲取磅礴力量，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彰顯了領導人謙厚愛民的深厚情感。

面對世界受疫情影響、地緣政治的困擾，全球經濟陷於衰退之中，我國難以獨善其身，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憂心忡忡，想盡辦法，一方面防疫防控，令人民健康，生命有保障；另一方面想盡辦法刺激經濟、振興經濟，關鍵在於實現「六保」谷經濟。李克強總理曾在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他的刺激經濟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但要「放水養魚」。無可置疑，俗語有云「水者，財也」，人民期盼國家領導人在逆境中給予更多的利好政策和財金資源，扶助人民，特別是扶助中小微企業，保民就業，正所謂「留青山、贏未來」。

近年，在逆境中一眾國家領導人紛紛親到各地調研訪問解民困。李克強總理力撐「地攤經濟」，尤其是提振夜間經濟谷消費。「地攤經濟」是在一條街上擺小攤，令有需要的貧苦大眾創業，有收入解貧苦。不過，擺地攤當小販，必須要提高街道管理水平，如此一來可增加萬民就業解苦困。無疑是很好的「放水養魚」好例子。

上周，特區政府部分主要官員由林鄭月娥特首率領，親赴北京拜訪新成立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獲組長韓正及副組長趙克志、夏寶龍等會見。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和鄧炳強等分別向領導人轉達了香港各界的民意和意見。長達3小時的會見中，特首及相關官員把港人全力支持「港區國安法」的設立，民意共識向中央反映，港人期盼香港受外力操控的暴行勢力，當局須從國家層面止暴，果斷執法司法。有關愛國團體市民要廣為「港區國安法」宣傳教育，解釋箇中詳情。特別是青年人免被人「洗腦」斷送大好前程。

輿論密切關注「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和制度、機構等等，以增信心！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敬佩我師 以書為禮

疫情緩和，中學5月27日已復課，小學今天（8日）也復課了；復課面授，師生同歡；令我憶起自己的中學時光，似遠去又似如在昨天，多麼豐富多彩，令人懷念！

中學的黃金歲月中，我最難忘、敬佩的人，無疑是初中的語文老師陳宗禹了。他博學多識，和藹可親，個子不算高，五官平整，臉上戴着一副小巧的金絲眼鏡，顯得特別有神；他大概30多歲，那短髮看上去真酷，好像特別有智慧。

每次上語文課，陳老師都會細心地給我們講解，他講課時先會給我們講作家的生平軼事和經歷，聽得我們津津有味。陳老師講課生動傳神，幽默風趣，讓我們在緊張的學習中放鬆心情，使學習更有效率。他教學工作認真負責，那顆育人的心是熱火朝天的，他會常編訂一張進度表，逐小分項要我們背誦相關的詩詞、古文片段，又以小測形式讓我們預備考試，目的是查看我們對課業的了解有多少，好給我們取長補短、加深明白。

陳老師有敬業精神，愛學生如子，常為學生而付出；又重視為學生輸入，常以書為禮，每以測驗、考試成績論功行賞以作鼓勵。他愛在書店購買小說名著，贈予好學者挑戰。他改卷快，保證到翌日上學，定能排好得分名次，派卷並贈書。我常想，他那麼勤力，一班3、40人，定當要三更半夜才改完試卷，只有那深宵燈火陪伴着吧！為了學生，他不惜花費自己的珍貴時間；老師這種敬業、愛生的精神，使我深深讚許、敬佩他，我不想辜負老師。

當年中二、中三，班上常是兩個人叮噹馬頭，其一是我，必獲嘉獎。我先後獲得過不少本大部頭經典，我很想努力戰勝難以讀完的書：《城南舊事》、《兒子的大玩偶》、《老殘遊記》、《紅樓夢》、《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老人與海》……雖然老師送的書或有人覺得初中生看不懂，但卻使我眼界開闊，喚起了我對文學的憧憬，使成長中的我，對文學一往情深和執着呢！

老師是蠟燭，他燃燒自己、照亮他人；老師是園丁，他點撥春風、辛勞栽種，培育新一代。確是啊，我要感謝陳老師以書為禮，借助更多賢人如金子般的文字，使我開竅；確是啊，我這個人怎麼從讀書到寫作，怎麼從生活中受挫折到勇於接受歷練，敢於承受壓力而奮進，決志定下目標，努力持恒走自己的路，一生獲益。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藝術贊助滋潤心靈

有責任感的商業機構都重視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在謀求商業利潤之餘，致力回饋社區，做好社企責任。

最近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獲得了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2019年藝術贊助獎」，以表揚該基金多年來積極贊助本地藝術教育及推動藝術發展。這個太古集團屬下的公益事務部門，37年來透過資助不同團體及項目，在藝術教育、藝術通達和藝術治療3個範疇推動藝術共融，讓弱勢社群及殘疾人士都有機會參與和欣賞藝術活動，造福社群。

可能讀者都接觸過他們的藝術贊助，在教育方面，包括資助了「音樂兒童基金會」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分別教授基層兒童中國鼓和為兒童之家提供視覺和表演藝術活動。而最為人稱譽的是一年一度的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基金自2006年起成為「香港管弦樂團」的首席贊助，舉辦大型戶外交響音樂會，讓男女老幼一同在維港旁享受高水平的音樂演奏。

基金更為殘疾人士及弱勢社群提供通達服務，包括為他們提供資助，以能享受藝術文化活動。如資助「香港盲人輔導會」提供口述影像服務，增進視障人士的文化體驗。去年，更與香港電影業界合作，為視障人士提供首部口述影像版港產電影。並長期資助「香港展能藝術會」，該會致力促進社會共融及為具有藝術天賦的殘障人士創造平等機會。

此外，太古基金更透過藝術治療及活動幫助殘疾和弱勢人士提升身心健康質素。例如對服務患罕見疾病兒童的夏約書孤兒症基金會提供資助，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表達藝術和瑜伽治療，以幫助他們緩解身心發展和社交上所面對的問題。

這些關懷和資助就像和風細雨滋潤受助者的心靈。

■太古基金為具藝術天賦的殘障人士創造機會。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傅昱

凌霄花的啟迪

她們是那麼俏麗輕倩，卻開得如火如荼，好像女孩子躍動的情緒盡情燃燒着，又彷彿把纖柔娉婷的外形都撐破了。還記得這樣一個地方嗎？雨之細密，牆之彌老，遠望是白蒙蒙的湖水，近處是老城的門樓。那時，你和我撐傘站在老牆下仰頭看她們。對，她們就是凌霄花，是一群放聲歌唱惑人的精靈。淅淅瀝瀝的雨陣，讓她們的花瓣愈加鮮艷，葉片愈加濃綠。在迷蒙中閃着光，放着亮，如同吟誦着動人的曲目。

最早癡迷於凌霄花的柔美可人，是因為詩人舒婷的那首《致橡樹》。但真正懂得凌霄花的內蘊，是在古城牆下仰頭看她——於藤葉間倔強開出紅花之時。凌霄花雖擅攀援，卻並不依附畏縮，她的花朵和藤枝一樣充滿幹勁，勇猛有餘而從不言愁。凌霄具有凌雲之志，城牆、松柏甚至高樓，一有所附便能鋪掃而去，葳葳然凌霄而上，氣魄非凡。城牆上的凌霄最美，初看驚艷，久則深刻。

雨，下就下吧；風，吹就吹吧。那一腔向上的血不停息地湧動着，只為攀到最高處，奮鬥，奮鬥，奮鬥！她們粉紅的花瓣在雨中不斷地搖顫着，不，是在風中進行着迷人的舞蹈。凌霄花生性倔強，花朵呈喇叭形，口口向上。朵朵橘紅色的花兒點綴於綠葉中次第攀援，凌空翹起俏麗頭臉，向着霄漢和太陽生長怒放。凌霄花不卑不亢，敢向虛空放歌喉，誓與太陽比鮮妍。她寧願不斷躍升生長，也決不匍匐在地，這就是凌霄花的執拗與血性。

有關凌霄花，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山村裏章氏家族有一個女兒，名叫凌霄，她愛上了長工胡少倫。此事被凌霄父親知道後，將胡少倫毒打致死，胡被埋葬在村外河邊。過了半個月，埋葬胡少倫的地方長出一棵胡楊。凌霄從被軟禁的閨房後窗逃出，一頭撞死在胡楊樹下。霎時變成一株藤蔓，纏繞着胡楊攀爬而上，胡楊和藤蔓緊緊依偎在一起。藤枝上開出金色的花朵，就是凌霄花。這真可謂「若許相思入夢中，縈迴那抹翠微紅，繁枝婀娜東籬下，心花開處沖牢籠」。

凌霄花不是一般的花，花期長達百日，花冠朵朵，花簇團團，令人咂舌。在炙熱的陽光下迸發出無限的熱情，彷彿向冥冥之中發出愛的呼喚。特別是凌霄花的笑靨帶着迷人的質感，眼皮上閃着溫潤的光澤。那天，我穿着藍色襯衫，置身於凌霄花海之中。在我的前面，是一片初夏的凌霄花，5月的水湄猶令我變成清美潔淨的少年。看吧，凌霄花的紅色，配着我的藍色，生命的呼吸和應答都在其中。連我在這種氛圍中做鬼臉的表情，都美煞極了。

凌霄花，也叫鈴鐺花。她們像一串串橘紅色的小鈴鐺，積蓄能量，逆襲而上，其樂觀情勢不可小覷。凌霄花剛移栽時，細瘦的枝條看去軟軟的。後來，在枝條上長出一隻隻「腳」——吸盤似的鬚子，這些鬚子也稱氣根，緊緊抓着牆壁和其他物體向上爬，不斷在空中加力，有的枝條竟達5、6米長。在每個枝條的末梢都會冒出一串串迎風飄舞的花朵，「我在開花，快來看呀，我在開花呢！」她們那旺盛的生命力，真讓人驚訝！

細瞧凌霄花的眉目，俏皮、明艷，絕沒有那種欲扶不勝的慵懶模樣。她那一種種翻身翹起的姿容，像一隻隻乖巧的奔跑小鹿向高處跳躍，堅韌而篤定，橘色的信念裹襯着嬌好的面龐，令人叫絕。她們像似倒流的瀑布景觀，美麗而壯觀。在我目光交錯之際，她總是笑嘻嘻地鼓起腮，向天宇競放出滴滴噠噠的聲音，最終我被那無限的熱情征服了。

凌霄花的枝幹，若一時找不到牆體雜物，好像秉性使然，那麼就來一個老枝托新枝，新枝借老枝，相互依托，不斷地向高處攀援。她們的枝條愈發愈密，愈抽愈長，擎起一片新天地。藤蔓上的凌霄花盡情地伸展，燦爛地綻放，像一把把吹向周遭的小號，充滿生機與活力。每一朵凌霄花都有屬於凌霄花的心志，這是一片呼朋引伴的天地，從不因為存在磨難和阻擋失去希望。我的眼眸與耳朵上上下下觀照、傾聽着，正是凌霄花傾力借助氣根和萬千雜物，才成為空中游動的花雲。

■凌霄花開。（韓鳳平攝） 作者供圖

凌霄花與爬山虎有些相似，長滿密密麻麻的葉子，莖上長着吸盤，但她在枝頭的最頂端卻能長出像喇叭花的花朵。羽狀光影投在凌霄花藤蔓上，每一朵花都好像要飛起來，棒極了！那五爪金花變成棲息牆頭的美麗孔雀，一顆顆紅色的花苞猶如女神下凡。穿錦衣，戴紅花，叫一聲，驚萬家。每個人不能自外於花鳥，當我們遇到難關再次啟程，是不是願意成為一株借力攀爬的凌霄花呢？

站在春天與夏天之間，枝頭的鳥鳴不會大聲提醒我；但凌霄花攀援向上的堅韌與偉岸，卻讓我吟詠起泰戈爾的名句「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一絲風掠過，重重疊疊的凌霄花迎風招展，她們不僅為盛夏跳一支綠意盎然的夏之舞，而且讓生命綻放出如此多彩的光芒。突然想起，楊絳先生一生如同堅韌的凌霄花，肇自血氣，威武不屈，「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在骨子裏從未肯低下高貴的頭。

凡大堅韌者，心中自有如畫的景致。凌霄花把藤根緊抓大地，將氣根攀牢牆體，可謂立地頂天，她們一定以為豎起的牆也是站立的大地。她們這種別樣的思維，盡可以咀嚼攀援所賜予的苦難，但同樣享受攀援所賜予的機緣。忍受與享受，遂成凌霄花的天地，這就是凌霄花活着的意義。學會把氣根扎在牆上，讓奮鬥的淚泉在陽光下閃光，讓堅韌的情懷在風中搖曳，便尋得一牆難以熄滅的馨香。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牛彈琴」

看到一則挺有意思的新聞：有媒體轉述《經濟學人》的數據稱：「中國有超過4,000萬的孩子在學鋼琴，佔了全球總數的80%。」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既然擁有這麼龐大的琴童基礎，卻為啥沒有出同比例數量優勢的鋼琴家和音樂家？

小狸上學的年代，每個班裏會彈鋼琴的同學一直穩定在一個人左右。而到了今天這個時代，一個班裏會彈鋼琴者至少十人起跳，遇到海淀家長和順義媽媽們的勢力範圍，一個班裏三分之二會彈鋼琴、剩下三分之一會拉小提琴的也並不鮮見。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2013年僅僅5年間，中國學習鋼琴的琴童人數飛漲了29.3%。

也許是因為開眼的剎那恰好目睹了國外上世紀鋼琴熱的尾巴，見識的白紙從一開始就寫上了「鋼琴代表優雅和貴族」的認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公認的理想主義年代走過來的上屆和這屆家長們，明顯對鋼琴懷有着與其他樂器完全不同的好感。上海樂器展的調查顯示，對鋼琴和鍵盤類樂器感興趣的人高達全部產品的31%；我國每百戶城鎮家庭的鋼琴擁有量，2001年時是1.3架，到2017年時已增長到5.82架，幾乎等同於其他所有中高檔樂器擁有量的總和。

另一方面，中國近幾年也火速成為全球最大的鋼琴產銷市場，鋼琴產商的數量比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全球每年約有80%的鋼琴為中國製造且其中大部分在中國銷售。世界著名鋼琴品牌施坦威的負責人表示，20年前銷往中國的鋼琴有99%是供給樂團或音樂學校，而如今有超過60%是賣給個人。

在家長們的狂熱下，全娃學琴成了大潮流。然而可惜的是，挺好一個事，卻在很多家庭裏演變成了勞民傷財的災難。

供一個娃學琴並不容易，更不便宜，一般至少要堅持4年以上，視家長設定的目標不同而花費在5萬到50萬元以上不等。作為娃則更痛苦，小小年紀被訓斥、被摁着日復一日枯燥地握橘子練手型是太多人的童年陰影。很多人如父母所願最終考過了各種級別，但他們的鋼琴生涯也就終止在過了級的那一天。有行業報告顯示，九十後曾學過琴的孩子，有10%在完成父母願望過了十級後再也沒碰過琴。雖然我們有泱泱4,000萬琴童，卻只出了寥寥幾位鋼琴家，至於能自行創作的音樂家就更加稀少。

如果動機不是熱愛音樂和享受藝術，怎麼可能真彈得好琴？如果不能從音樂中有所感悟、理解和思考，又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音樂家？

可惜我們太多家長讓孩子學琴，嘴上說是為了培養氣質，心裏想的卻是弄個特長好加分，是為了有面子，是「別人學了我也得學」。所以級必須考，否則沒憑證。所以雖然口口聲聲說不期望孩子成「家」，卻無一例外都讓孩子長期接受最嚴苛枯燥的基本功訓練。用前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周海宏教授的名言總結就是：讓孩子學了一門技術，恨了一門藝術。

古有對牛彈琴，今有牛自己彈琴。

信而有征 劉征

地攤

自從李克強總理明確了地攤的好處之後，這兩天，有一隻股票「小商品城」就漲瘋了。昨天，我還在一個直播間看到位大哥，想要在深圳找兩個小弟，遙控指揮他們到街頭去擺貨。總之，一切都看起來那麼欣欣向榮。疫情像是人身上正在發着的高燒，逐漸激起了身體自救的慾望。按照專業的說法，這叫身體內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等的被激活，他們正在攻擊從外源性而來的細菌或者病毒。身體機能正好在這種戰鬥當中學會更好地提高免疫力。每個醫生都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們總說，發燒也不全是壞事。

我這兩天也相當開心。當我一想到自己記憶當中那個煙火世界又要回來了。夏天又可以穿着短褲、人字拖鞋，在大街上閒逛。兩旁全是格子塑料紙劃出的天然攤位，每個攤位都端坐着一個商販，背着一個黑色的小包。當然，現在的情況下，小包多數會被一張收款二維碼替代。但無論如何，他依然會用熟絡的口氣跟我說出一個十分低廉的價格，並隨便地討價還價幾句，就成交了。或者，根本不必思考，我會拿起來就買。反正地攤嘛，東西一定是不貴的。

在回家之後，也許我會發現，剛剛買回來的東西根本沒用，甚至還會拉低整個家裝的品位，但是這種即時到來的快樂，可以抵消它的一切副作用。尤其在今時今日，即便最強大的半日達，也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已經許久不衝動了。因為得不到身體的呼應，這股力量正在向着絕對精神化的方向絕塵而去。地攤，是屬於身體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一直所反對的那個被稱為形式主義的抽象概念似乎應當被再次反思，它最應當被肯定的地方，在於儘管形式主義注重形式的第一性，而它對於形式的肯定也不是毫無道理的。好比一個地攤，從一開始，它就跟廉價聯繫在一起。在這種形式之下，我們純粹依靠衝動的消費本能在行動，既不必避諱面子的問題，也不用貨比三家。地攤購物，要的就是當時的快樂。這種快樂因為成本很小，因而十分自由。

即便門口的小賣部、超市或是小店也不會擁有這樣的快樂。因為它們有一扇門，一片屋簷，人就會在心理上構築了一道防線。我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露天燒烤的快樂了，儘管上周剛吃完一家燒烤，可是它的排污能力實在太強，煙還沒上來，就準備着被每桌頂上的抽油煙機吸走。這反倒讓我沒了心情。因為在我心裏，燒烤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它的遊牧屬性，這屬性應當只與露天匹配。就好比大學生最與課堂相匹配。在課堂上，學生可以隨意地提出幾個問題。如果恰好這個老師比較散漫，允許學生坐着提問，他們的問題會變得更多。但是一旦到了釘釘授課，當學生需要按一下那個連線的按鈕，從此就再也沒有人提問了。大家寧願去打字，用好久的時間來表達一個問題，甚至這個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教師已經走遠了。

所以，障礙的設置有時不見得非得是強制性的才能達到作用，只要它稍稍顯示出了限制性，它所產生的無形束縛就會限制人的行為。而鼓勵生命力的野蠻生長，在將生命力導入循規蹈矩的時候更應成為重點。因為，生活當中充滿煙火氣，本身就是人體內的一種慾望，它和體面一樣符合我們的需要。

曾經，我因為附近的攤位逐年減少而苦惱不已。現在，似乎不同了。